

821
7440

方 北

著 地 陸

店 書 華 光

行 印

4815.1
052

北 方

著 者

陸

地

出 版
行 者

哈爾濱・齊齊哈爾・佳木斯

光華書店

大連・山東・安東

代 售 處

全國各大書店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元

每 冊 定 價

版 權 所 有 不 准 翻 印

序 言

這裏收集的八篇東西，頭一篇是五年前發表於延安解放日報，以下七篇都是這兩年來在東北的寫作；當中除了「家鄉」是暴露着蔣區抓丁的黑暗；其餘幾篇的內容，全是一些在解放區發生着和存在着的故事和人物。

這邊，不論是內容還是技巧，都顯得不够整齊的，這正表示出我對於新的各種樣式的生活和事務的理解沒有同樣的深切。然而，裏邊的那幾個人物和那幾個故事却使我同樣的難以忘懷。在他們身上，我深深感到熱愛，感到力量，看見了光輝。因此，總想把他們的名姓和事蹟記錄下來。記錄下來了，也總還是喜愛着它。這次把它們集印成書，與其說是珍惜自己的勞作，到不如說是爲了這裏邊的幾個人物使我由衷的敬愛，把它作爲一個紀念存留下來。如果說還有旁的什麼心願，那就是希望有人能從裏邊得到對於新的生活的鼓舞，確定新的信念，從中看到前進的足跡。

這個時代是多彩而壯麗的。而我這幾篇東西，不過是些微末小事，是一些枝葉，不足爲這個時代留下它的面貌。亦許有人說：「一粒砂一個世界，一朵花叢一個天堂」。而這是不是「砂」，是不是「花叢」？我自己是知道的。不過每一回被過往的記憶湧塞腦際，覺得不能忘懷之時，我就想起契可夫說過：「大狗叫，小狗也叫」的話，於是，提起勇氣寫下來了。當然，這就難免有粗糙，貧弱，

和幼稚。欠缺洗練，欠缺色彩的渲染，和雄偉的構圖；表現手法也缺乏多樣，這都是我所自知的。但我倒是存心保持着它的真實，樸素，讓讀者易懂，樂意讀得下去。如果大家讀完了不以爲這是撒謊，扯淡，而真正能够得到一些自己所需要的東西，那就是我所希望的了！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七日於哈爾濱記。陸地

目次

序		一
一個游擊隊員		一
老馬頭		一二
最後的夜晚		二二
葉紅		三七
在撫順煤礦的日子		五三
家鄉		六五
錢		七三
大家庭		九七

一個游擊隊員

爲了檢查連隊的教育工作，我從旅部去到駐在黃河西岸的×團，剛到不兩天，×團就要參加「百團大戰」去了。在沒有月亮也沒有星光之夜裡，我隨着隊伍，被送上馬槽一樣的木船，橫渡過波濤洶湧的黃河。

過河後，我們就用我們的腳去改變敵人的足跡；我們的宣傳員就在敵人寫過標語的牆上，刷着白灰，然後寫上血紅的：『武裝保衛秋收』。我們就在每天的午夜或拂曉，搗毀敵人的交通和碉堡。

這樣，半個月過去了。我們才在離敵人稍遠的村莊休息下來。可是我的檢查工作却到這時候才能開始。因此，休息對於我，依然是一種奢望；我依然得在山的波浪裡浮沉。每天得翻兩三架大山，走二三十里路。有時往往把道走岔了，或者隊伍又轉移了，很少能在預想的路程的終點得到休息的。

這一回，沒有走錯道，連隊也沒有轉移，偏又是他們到山溝裡洗衣服去了。連部裡只有一個文書員悶聲悶氣的爬在沾着油膩的小桌面上，填寫什麼表格。他好像顧不上跟我講更多的話。我只好一個人到村子裡去逛逛，看看。

一個人走着走着，總覺得有點無聊。剛巧在村子東頭有個關帝廟，旁邊還圍繞着幾棵棗樹。我就在棗樹底下坐下來。

蜜子已打盡了。樹根鋪滿了黃葉，枝條，和稀疏的影子。間或在石塊下邊和草根叢裡發現一兩顆小指頭大的蜜子。

山野是寂靜的，蟬聲隨着清風傳播單調的歌曲。好容易就把人催入睡眠裡去。

突然，高粱地發着嗡嗡的音響，高粱梢也隨着擺動。我凝神一看，兩個粗壯的人把全身都露出來了。使我不禁惶恐起來。但，他們和善而質樸的面貌，很快的熨平了我的心。

他們一個是穿的藍色軍衣，腰間掛一支土造的盒子槍；槍柄還繫着一條紅纓；裹腿打得結結實實地，個子長的挺魁梧。另一個的胸前插着兩顆管造的木柄手榴彈；看那神氣好像三天沒有睡好覺了，眼皮都抬不起來似的。

他們毫無遲疑地在我旁邊坐下。

『同志抽煙吧！』穿軍衣的把煙袋遞過來給我。

我說不會。謝却了。他才各自吸起來。

這樣，我們就開始拉起閑話。他們倆是游擊隊小組，穿軍衣的是組長。是剛從敵人據點附近偵察回來的。

『敵人可真駭壞了。這一下子給咱們搞的白天也不敢露出他的烏龜殼了。』

穿軍衣的人，得意地對我講。他說：這次『百團大戰』鬼子們怎樣的狼狽，他們游擊小組怎樣的配合作戰，這樣那樣的，說得活靈活現。

『今天晚上我們打算再去搞他一傢伙！』他敲一敲煙袋，再吹一吹煙灰，然後放回掛包裡去。

我細細看他，他那瘦長的臉面，堆積着一層塵埃，兩隻眼角處都有一泡白眼屎。我正要問問他的

游擊小組的活動情形，他却已經站起來，說是要到村公所開會去了。

他們倆走了，我直瞅他的後影，直到他被叢園的綠葉裡湮沒了去。然而，他那盒子槍的紅纓，那結實，魁梧的身軀，卻在我的腦子裡留下一個別緻的印象。

夜間，聽到有人來報訊：說是附近三十里敵人的碉堡着火火了。不知是那一部分的隊伍……。

「誰呢？」我有點詫異。

「還不是我們的游擊隊鬧的。」

連長不經意的說了一句。才打發報訊的人走，馬上又打起呼嚕了。

我却因此懷着奇異的心思，想着。腦子裡老是出現着盒子槍的紅纓和那結實魁梧的身軀……。

第二天早晨，我到一個小學校去玩。學校的教員正在門口貼一張『百團大戰』的捷報。我也就湊近去看看。驀地，我的肩上海打了一下，轉回頭一看：原來是昨天見到的那位游擊隊小組長。他頭上還蒙着一塊白布。盒子槍好像從來就沒離過身似的，依然在腰間掛着，紅纓依然那樣耀眼。髭鬚也一樣打得紮紮實實的，只是多沾了些泥土。

『到我家去吧，去，去！』他拉開我的袖子，就像對一個老朋友一樣親熱。

他的院套裡跟凡是遭受敵人蹂躪過的院套一樣：那些破水缸，那些燒了半拉的木器，那些羊骨頭和那些鷄毛……亂七八糟的攪在一堆。屋簷下堆積着好些鴿子的糞屎。

『昨天夜裡，咱們又燒了敵人一個「烏龜殼」！』他讓我走進了屋裡，招呼我坐好了，然後，驕欣地講說他的英雄的故事。一邊拿着一隻陶器的碗，盛着滿滿的一碗鮮棗，用強迫似的口氣對我說：『吃啊，別客氣嘛，咱們都是一家人！』

他發現桌子上凌亂得不像樣，忙着去把一只金色的南瓜放過醃酸菜的缸上去，把散亂的筷子和碗疊在一起，把那面倒下的鏡子掛上牆壁的木釘上，再用口吹着桌面上的塵埃。

『我很少在家，婆姨嘛，也是天天開會，家裡什麼事都顧不上。呃，吃嘛！』他也拿了一顆半青的茄子往口裡咯噔咬了一口。

『你家裡有幾口子人啊？』我問。

『就是我跟婆姨兩口子。有娃娃可麻煩了。』

他好像對家庭的事不感興趣，只是愛叨咕着昨晚去燒敵人鍋堡的情形。完了，他望着我眼睛問：『你沒有打過游擊吧？那才好玩呢！只要你兩條腿走得動，噫，你的鞋——』他發現我穿的鞋子上，小趾已經露在外面來了。于是，他把話頭一轉，說：

『你們部隊的鞋子快有辦法了。婦救會現在正爲這個忙著哩。唉，你也知道：餓一兩頓沒吃的還行，沒有鞋穿，那可一里路也走不動了。婦救會現在正爲這個忙著哩！』

我們談着，談着，過一會，他說馬上得到抗救會去商量慰勞咱們軍隊的事情。我也盤站起來要走。他索性把那碗窩子往我口袋裏倒，說：

『帶回去吃，別客氣呵！』

我們走到院套門口，碰見一個穿青色衣裳的婦女走回來。是個圓圓的臉，短短的頭髮油的發亮；手裡拿着一隻沒有納完的鞋底。她對他微微的笑，可是不講話。

『會開完了嗎？回去把南瓜煮上。真餓壞了！』他對她說。

她呢，只用眼睛瞅着他，可是不講話。

『是你的婆媽吧？』我問。

『你看怎麼樣？好吧？』他却帶矜誇的口氣，對我玩笑地反問一句。

『不壞！』我說。

『那裡，壞透了！』他含笑着說。

『那怎麼？』

『唉，你說吧，怎麼不壞呢？我就爲了她，要不，我也早該是「八路」的了！』他依然是帶着樂天的口氣，笑着說。

『她肚腹不是？』我問。

『不，不，可不是她……唉，我，我自己有點……』他臉紅了。

此後，我在那個連隊的幾天裡，時常見到他。由於他的性格的開朗，豪爽，和憨直，使我跟他之間，發生了一種友誼。

他說他也不是一個純粹的農民：十多年前，因爲弄死了地東一匹牲口，怕賠不起，逃跑了。跑到一個軍閥隊伍去當了勤務兵，後來又轉到太原兵工廠去當工人。直到『七七』抗戰那年冬天，日本鬼子打來了，才跑回老家來的。他說他曾經拿着別人的『良民證』，僞裝個買賣人混到城裡去探聽敵人的消息；有時還進到大同去購買手槍……

『我的故事可多啦，明兒再扯吧。』他常常用這樣的話來結束他講述的故事。

但是，過不兩天，我忽然得到團部叫老鄉送來一封鷄毛信。急急忙忙回團部去了。當時曾經爲着離開他這樣一個朋友，心裡着實有點兒眷念。

隔了一個禮拜，部隊要打仗了。那天晚上我和一位副官，照着政治處的指示：到離火線五里地的一個村子去動員民伕，同時負責照顧從火線下來的傷員。然而，那個村子只有三戶人家，一個老頭給我們拉風箱煮稀飯，另外一個孩子幫我們招呼瑣碎的事情，剩下的就是老太婆。「那裡來的民伕啊！我們心裡都失望地懊惱起來。」

「年輕人都當『八路』去罷。那能住得下這呀，鬼子三天兩頭的來一趟，哼！」老頭回答着我們的詢問。

「那怎麼辦呢？我們的任務……」我對我們動員民伕的任務頓然感到沉重起來。

「那有什麼辦法，那只好怪民運科的人，事先沒有調查好。現在已經快一點半了，兩點鐘就要結束戰鬥，你說怎麼辦？」副官看着手上的錶，臉上顯得煩躁，抱怨。

槍聲，手榴彈的爆炸聲，在寧靜的夜裡震響，屋裡很靜，人們全落入茫然的期待裡。遠處，傳來狗叫的聲音；鷄，催人似的，開始鳴叫了。

不一會，屋簷一隻狗警覺地叫了一聲，跳到院中心去附和着隣家的狗叫起來。一會，衆多的腳步聲，人語聲越來越近了。老頭停止了拉風箱，沉着氣諦聽。

「出去看看是誰？」副官對小孩說。把盒子槍上好了子彈。

「你們幹啥來的？」小孩對着門外高聲的問。

「幹啥來？來抬擔架嘛！」門外有人這樣回答。

副官立即驚喜地，走到院子裡去，問：

「什麼？你們來抬擔架？介紹信呢？」

「咱們是自動來的，沒有介紹信。」

「這個聲音我覺得怪熟似的，可是，一下子又辨別不出是誰。」

「那，先派一個人進來再說。」副官說。

大門「呀」的響了一聲，小孩叱責狗的狂吠。

「你是那個村子的？」當他們走到門口時，副官這樣的問着。

「附近這幾個村都有，我是×村的。」

進來的人個子挺高。在這被水蒸氣迷濛着的燈光裡，我還沒有認出他的臉面是怎麼個樣，他却猛然搶過來抓緊我的胳膊，眼睛露出驚訝和喜悅。

「陳幹事，你也在這……」他幾乎快要喊叫起來了。

我這才端量他。一會我對副官說：

「他是×村的游擊隊小組長，我們見過。」隨即我問他：帶來多少人。

「四十三名！」他豪爽地回答。

「叫他們進來吧！」我對副官說。

副官同他出去招呼民伕們都進來，安置在隔壁的屋子住下了。等他們轉回來時，屋子裡這才充滿着歡笑。副官竟樂得哼起小調兒來。小孩也跟着問這問那。

我看看他，腰間沒有那紅纓的盒子槍了，只有一個草黃色的掛包。

「你的槍呢？」我問。

「你還是外行啊，來抬擔架帶槍幹啥？放在家給婆姨帶着啦。呃，你別小看娘們，如今時勢變啦，她們打起槍來，怕你還趕不上哩。」

他把蒙在頭上當作信號的白頭巾揭開，隨即把它塞進胸間和脅腋去抹着。喃喃的說：

「咱們怕趕不上，大伙都拚命跑，流了一身汗。」

副官給他一枝紙煙。他把它看了一下，才珍惜地噙在嘴唇湊近燈光燃去。

外面的槍聲稀疏了。下弦月洒下朦朧的寒光。鷄又唱第二遍了。

「該去了吧？」副官看一看表，問我。

「去了嗎？我得吃東西才成。你們吃不吃？我還有饅頭。噫，真餓壞了！」

他從掛包裡掏出一個幾個小米麵做的黃色饅頭分給我們。接着又說：

「我晚飯還沒趕上吃哪，只聽說你們打仗去啦，我就打道跑到那，找人，找繩子，找門板什麼的；在路上猛跑。」

他一邊吃，一邊叨咕着。

老頭給他端來一碗湯熱的稀飯。臨近他面前時，他們互相疑惑地對看了一會。老頭彷彿做夢似的迷惘着，囁囁着，問：

「你？是……」

游擊隊小組長，猛然想起來了。急忙地說：

「是是，我是——你是樹春的……啊，對對李伯伯！我從前跟你的樹春來過。不過，好像不是這門房子了？唔，樹春現在當「八路」可好哩。捎信來沒有？」

老頭告訴他說：前個月接到他兒子一封信，說是在部隊裡一邊學習，一邊也下地種莊稼；首長和弟兄們可是像一家人。日子過得挺好……。

『好！「八路」可真是呱呱叫！』他一邊含着饅頭，一邊說，話語說不清楚。

等他吃完第七個饅頭，又喝乾了那碗米湯，隨着就拿起白巾蒙住了腦袋。轉回頭來對副官說：

『走！』

他跳下炕來，大步的跨出門去。

我聽見他在院子裡和民兵們說話。好像一個慣於率領隊伍的指揮員。話說得挺乾脆，簡單，有力。

他把民兵們都帶走了。老頭才對我說：

『他有能耐，咱們這兒方圓百來里地誰不認識他呀！他就是膽子大，天不怕地不怕。有一回。也是這時候了，他跑來把我的樹春打鋪蓋裡拉起來，兩個人出去不多一會就割了敵人十來斤電線回來。真是！人也一代比一代強了。』

一會，民兵們下來了。這回仗打得好，傷亡少。這位游擊小組長，只帶了一支剛從敵人手裡奪過來的三八式步槍。槍尖上一把發亮的刺刀還沒有取下來。他喜愛地撫摸着。

天色快明了。當我們走了十多里路時，一路上的村子就出現一些天真活潑的孩子，良善的老太婆，他們都提着一桶一桶，或者是一罐一罐的開水，米湯，來到路邊候着我們。

『辛苦啦，老鄉，喝碗開水吧！』老鄉們親熱地招呼着。

『敵人的烏龜殼給拔掉了吧？』

「拔了！」

「唔，這回該安心過日子啦！」

「當「八路」可是帶勁啊！」游擊隊小組長給自己講似的喃喃地說。

「你也來參加吧？」我問他。

「唔，來！就是……？可是你們啥時候走呢？」他問。

我說，什麼時候走，可沒有準。要參加的話，到處都有「八路」的。

沉默了。不知他想的啥，我却是疲倦得懶開口了。等到爬了一個山頭，休息下來了。他才又冒出了一句，問：

「當「八路」不興帶婆姨，是吧？」

當時，我對他說：現在正是打仗，在軍隊裡帶家眷不方便。並且順便講了些八路軍的規矩。他遲疑了一陣，但馬上高聲地對我笑着說：

「那末，你也沒有婆姨嗎？不能吧？哈哈。」

一個月又過去了。

我們完成了「保衛秋收」的任務之後，終於把隊伍開了回來。那是已下着薄霜的秋夜。月光或明或暗，幾顆寒星，在稀薄的雲層閃爍。黃河的濤聲勇敢地呼嘯。鷄叫一遍了，我們團司令部的人員才最後一批上了船。

正在船夫們要開始搖櫓，開始放開嗓門呼喊吆喝的時候，突然，岸上有人大聲的叫喚，一陣風似

的奔來：

「喂！慢點，我來了！」

隨着岸邊就出現一個魁梧的人影，頭上蒙着白布，兩隻手，焦急地招搖：

「我要參加「八路」來了！我要……」

大家都感到愕然。警衛員却機警地端起了槍直盯着他。

「誰？」團長問。

「他是×村的游擊小組長！」這時我認出是他來了。

「對對，是他！傢伙，他真的來了。」副官也樂得連聲的說。

「可以讓他來吧？」我對團長問。

「讓他上來吧！」團長點點頭，立即對船夫喊：「喂喂，停一停！」

岸上的人等不及船往岸上靠去，就已把衣服脫光放在頭頂上，跳下河裡來了。

船上的人都鼓起掌，歡呼着迎接他。

一九四二年六月廿三日。延安。

老馬頭

我跟東北的老百姓有過認識，以至後來有過交往，第一個就算是馬河圖了。

那是四六年春天，剛到海龍的時候，由於公共宿舍的缺少，只得到老百姓家去暫時借房子住。我跟隨着一位脾長的引領，到各民戶去看有沒有寬裕的房間，然後向房東要求肯不肯給我們借宿。

「你們要不嫌窄，就住我這屋吧，賠可沒有說的，弟兄們爲咱們辛辛苦苦，幾千里地跑來，還能叫弟兄們挨凍嗎？」

這位五十多歲的老頭，在我們剛到他屋裏看了看，還沒有說什麼，他就從炕上連忙下來，誠懇地望着我們說。

屋子是不怎麼寬敞的。碗箒，案板，菜刀，水瓢，以及破舊的水襪子，麻袋，黑膩的洗臉布……這些，都是東一件西一件，隨便擱置着。牆上掛着一把泥水匠用的瓦刀和一塊瓦板；再往後的角落裏有一個半碗和繩索，在一根木釘上懸掛着，被灰塵封得滿滿的了，周圍全是蜘蛛網似的煙灰。朝南一個不大的方格子門窗，用好幾樣寫過了字的紙糊着，靠近炕頭的牆上，還有一張八寸大的鏡子，主人在很久以前就沒有照顧它了，上面積下厚厚的一層塵埃。

「地下站着冷，上炕坐吧！」老頭又恭恭敬敬的讓我上炕。